

· 文献研究 ·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改《千金要方》 药名探析

刘苏瑾, 李文飞, 曾 凤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 北京 102488)

摘 要: 以《千金要方》宋校本与新雕本版本异文为材料, 对《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所涉药名进行对勘分析, 发现宋臣整理该书时注重考辨名实、区分药用部位、对药名进行补充并通改, 使该版本的药物分类趋于细化, 体现了宋代本草学的发展水平, 强化了该书的临床实用性。但宋臣校改本存在理校径改、所据文献不明, 与宋代本草学认识存在相违之处, 由此提出通行本宋校《千金要方》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值得高度重视, 切忌盲信盲从。以此研究为切入点, 可深入探讨宋臣校改中医古籍的思想理念及指导原则, 以便为宋校医书的当代应用以及传世本草文献的校勘等提供参考。

关键词: 《千金要方》; 北宋校正医书局; 校改; 药名; 古籍版本

DOI: 10.16307/j.1673-6281.2024.04.009

中图分类号: R289.3; R-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4)04-0365-008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Revised Medicine Names in *Qian Jin Yao Fang* by the Office of Emendation Medical Book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U Sujin, LI Wenfei, ZENG Fe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takes the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 proofreading version and the newly engraved version of *Qian Jin Yao Fang* (《千金要方》Important Formulas Worth a Thousand Gold Pieces) as materials to collate and analyze medicine names in the Preface of the Newly Collated *Bei Ji Qian Jin Yao Fang*.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ministers of the Song dynasty paid attention to the verification of names and facts, distinguish between medicinal parts, make additions and changes to medicine names when organizing the book. This has led to a refinement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medicine in this edition, reflects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herbalism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1BTQ026)

[第一作者] 刘苏瑾 (ORCID: 0000-0003-1332-9836), 硕士生; E-mail: lsj2612@163.com

[通信作者] 曾凤 (ORCID: 0000-0002-9762-84), 教授; E-mail: 2465970771@qq.com

strengthens the clinical usefulness of the book. However, the revisions made by the Song dynasty's ministers contained direct changes without clear references, as well as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Song herbalistic understanding. This suggests that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Song dynasty proofreading version of *Qian Jin Yao Fang* deserves great attention and should not be followed blindly. The study would serve as a basis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ideology and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ministers of the Song dynasty in revising the ancient texts of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 of Song dynasty proofreading of medical books, as well as for the proofreading of heirloom herbalistic literature.

【**Keywords**】*Qian Jin Yao Fang* (《千金要方》*Important Formulas Worth a Thousand Gold Pieces*); Office of Emendation Medical Book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Revise; Medicine Name; Ancient Book Version

北宋校正医书局（1057—1069）是中国医学史上首个官方医书整理出版机构，编纂了《嘉祐补注本草》《本草图经》，校订了《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 9 部重要医书，为中医药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现有研究发现，宋臣整理这些古籍时对各书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改动^[1]，其中对《备急千金要方》（30 卷，以下简称“宋校本”）的校改较为明显^[2]。学界对宋臣修改《千金要方》药名的现象已有所认识，如宋校本将“桂”类药物名称通改为桂心^[3]；根据主治病证将方剂中的“栝楼”明确区分为“栝楼根”或“栝楼实”^[4]。目前研究多囿于对单一药物药名变化的分析考证，缺乏对此类问题的全面考察。本文以宋校本与保存原著原貌的早期传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5]（存 20 卷，以下简称“新雕本”）的版本异文为材料，对《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6]4-6}（后简称“《凡例》”）所涉及的 40 余种药名进行全面对勘，发现宋臣主要对 5 组药物的药名做了重大调整。因此，选择此 5 类具有代表性的药名异文，参考同时代的本草著作，对宋臣校改药名的原则、方法及具体内容进行探析，以期为传世本草文献的校勘、已佚本草文献的辑佚工作以及宋校本的现代应用与研究等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凡例》所载药名概述

从时代背景来看，北宋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的目的是通过校订古代医书为戍边军民提供治病的可靠依据^{[7]16-17}。在其校订的医书中，《千金要方》历时 7 年有余，着力甚大，调整改动之处颇多。为便于该版本的使用，宋臣特新增《凡例》于卷前，文曰：“《千金方》旧有例数十条，散在诸篇。凡用一法，皆宜遍知之……及新加撰次，不可无法。今撮集旧凡，并新校之意，为例一篇，次于今序之末。”^[6]在本草文献方面，《凡例》指出：针对《千金要方》药名简略、易于混淆的现象，以及“近世用药，相承其谬”的现状，所以在整理该书时，“检从本草，各以一二而详之”，予以“辨正”，希冀“后之施用者，无疑滞焉”^[6]。《凡例》提到对 40 余种药材的鉴别，其所涉药物多两两对照，如山茱萸与吴茱萸、枳实与枳壳等，共计 20 类。析言之，宋臣对药物的区分大致有 4 种情况：其一，分析同药异名，如诃黎勒与诃子，天南星与虎掌等；其二，辨别相似药物，包括形似而实别以及名近而实殊两类，前者如黄芪与苜蓿之属，后者如“茱萸浑于山、吴，门冬隐于天、麦，椒不判于秦、蜀”之类；其三，辨析药材的实质，如“求真朱者，罕知朱砂之为末，多以水银朱充用。择通草者，鲜知木通之别号，皆以通脱木为名”一类；其四，区别药材质量，如桂心与桂，金毛狗脊与狗脊等。

笔者通过对新雕本、宋校本药名异文的考察，参考相关本草学著作，发现宋臣采用补充完善药名、合并通改药名、规范药物规格、明确用药部位等方法，主要对 5 组药物的药名，即术、白术与苍术，桂、

桂枝与桂心、肉桂，枳实与枳壳，秦椒与蜀椒，茺莢、吴茺莢与山茺莢，做了重大调整。其实质是根据当时的本草学认识进行名实考辨，使药名准确清晰，便于临床用药。但需要指出的是，宋臣对这些药名的校改具有相当的主观随意性，造成后世在部分汉唐古方用药问题上，分歧频出、聚讼不断。因此，宋臣校改药名的原则与方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有待进一步讨论与总结。

二、宋臣校改药名举隅

（一）宋臣将术通改为白术

“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8]51-52}，其后《本草经集注》^[9]《新修本草》^{[10]85-86}均未明确区分苍术或白术。在校正医书局前期编纂的《嘉祐补注本草》中，出现白术之名与功效，作“白术……能主大风痺痹，多年气痢，心腹胀痛，破消宿食……治水肿胀满，止呕逆，腹内冷痛，吐泻不住，及胃气虚冷痢”^{[11]135-136}。《本草图经》进一步明确指出：“凡古方云术者，乃白术也，非谓今之术矣。”^{[12]74-75}结合《凡例》“近代医家咸以术为苍术”的说明，可以看出宋臣认为古医书之“术”是白术，而非苍术。

通过考察两版本异文，发现新雕本有 52 处“术”，在宋校本皆作“白术”，当是宋臣根据《嘉祐补注本草》《本草图经》做出的统一修改。他们在《凡例》中特别说明了如此校改的原因，云：“又如白术一物，古书唯只言术……今则加以白字，庶乎临用无惑矣。”笔者认为，宋臣将术通改为白术，反映了其吸收当时的本草学知识对《千金要方》药名进行修改，目的在于临床用方选药更加明确。但是，宋臣将古代方书中的白术与苍术混为一谈的做法有失偏颇。就功效而言，白术与苍术同中有异，前者健脾，兼有止汗、安胎之效；后者长于燥湿，兼能明目。如《千金要方》中用于治疗痈疽、癰疹癰等证的岐伯神圣散和治注痢、肠滑的四续丸，其用药当以燥湿为主，显然用苍术更为妥当。此外，考察宋初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其中多处使用苍术，如“治风毒攻身体生疮，或时发痒肿痛，白花蛇煎方”用“苍术一两”^{[13]1998-1999}，表明在宋代临床用药中，术、白术、苍术并存。

综上所述，宋臣将“术”径改为“白术”的做法，虽然符合当时的本草学观点，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辨证用药的精义，且给后世临床用药带来较大困扰。宋以后部分医家对古方中的“术”为白术的观点提出不同见解，如日本冈村尚谦认为“古方所用术，皆是苍术”“马玄台释《素问·病能论》云：术即苍术，可从”^{[14]62}。《本草衍义》指出“古方平胃散之类，苍术为最要药，功尤速”^{[15]45-46}，认为白术、苍术功效有异，应当根据主治病证辨证用药。

（二）除桂枝汤类方外，宋臣将其他方剂中的桂类药物通改为桂心

在本草学上，“桂”类药物指含“桂”名的药物^[16]，如《神农本草经》“菌桂”“牡桂”，《新修本草》“肉桂”“桂心”“桂皮”等。《嘉祐补注本草》对宋以前的此类药名及药用部位进行总结，于“桂”条下注“菌桂、牡桂、桂心，以上三种，并同是一物……桂心即是削除皮上甲错，取其近里辛而有味”^{[11]280-281}，于“牡桂”条下又云“其嫩皮皮半卷，多紫肉中皱起，肌理虚软，谓之桂枝，又名肉桂；削去上皮，名曰桂心”^{[11]280}，进一步指明其药用部位，与《凡例》“桂心盖取其枝中之肉”的说法相一致。

《千金要方》中“桂”类药物应用较多，新雕本中有桂、桂心、筒桂、肉桂、牡桂、桂汁等药名，宋校本有桂、桂心、桂枝、菌桂、牡桂、筒桂、肉桂、青桂皮、桂汁等药名，两版本中均以桂心出现的频次最高。其中，桂心在新雕本出现 338 次，在宋校本出现 789 次，皆约占“桂”类药物的 88%，提示两版本均以桂心为“桂”类药物的主流药名。进一步考察版本异文，发现在二者相对应的 20 卷中，有 32 处“桂”类药物名称不同。其中，新雕本中的 19 处桂、3 处桂□、2 处□心、1 处肉桂，在宋校本相应方

剂中均作“桂心”；新雕本另有 5 处药物阙文，宋校本作桂心；新雕本的 1 处简桂，宋校本作筒桂；唯第五卷中治“小儿昼夜不得息”之桂枝汤，新雕本作桂心，宋校本作桂枝。此外，在宋校本较新雕本多出的 10 卷中，宋校本有 49 处使用“桂心”，进一步显示出该版本以“桂心”通改药名的体例。现有研究发现，古代桂、桂心、桂皮等属于中药异名，唐以前作桂，唐初开始写作桂心，至北宋初年桂心已成为主流药名^[17]。结合《凡例》“桂心盖取其枝中之肉”，以及卷一《合和第七》中“凡桂……皆削去上虚软甲错，取里有味者秤之”的说明，可知宋臣认为“桂”与“桂心”均属于片块型的枝皮，其用药基源、药用部位相同^[18]，二者为同药异名，所以他们按照当时习用的“桂心”之名对《千金要方》桂类药物名称进行了统一规范。

日本学者真柳诚指出，宋臣将《伤寒论》中包括桂、桂心、桂皮等的所有桂类药物，通改为桂枝，并判断汉代以桂枝即嫩枝的全体入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很可能是以桂树的皮即现今所用的肉桂入药^[19]。宋立人认为，《伤寒论》所用的“桂枝”不是现在所用的桂枝（肉桂树的细小嫩枝），汉唐时期所用的桂枝实指肉桂（肉桂树小枝或大枝的枝皮），即桂枝、肉桂在汉唐时期同为一物^[20]。结合《新修本草》“古方亦用木桂，或云牡桂，即今木桂及单名桂者是也。此桂花、子与茵桂同，唯叶倍长，大、小枝皮俱名牡桂。然大枝皮肌理粗虚如木兰，肉少味薄，不及小枝皮也。小枝皮肉多半卷，中必皱起，味辛美。一名肉桂，一名桂枝，一名桂心”^{[21]775}的记载，可知桂枝、肉桂、桂心在宋以前用药部位均为小枝皮，三者名异而物同。真柳诚推测，宋臣整理《伤寒论》时为解决方名与药名不统一的矛盾，将书中的“桂”“肉桂”统一为“桂枝”。笔者发现，今之通行赵开美本《伤寒论》卷十《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五苓散中的“桂心”，在同书卷四、卷五及卷七均记作“桂枝”，显示宋臣《伤寒论》中的“桂心”通改为“桂枝”存在漏改。另考《伤寒论》别本《金匱玉函经》亦作“桂”，可作为宋臣统改该书桂类药名的佐证。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千金要方》中的桂枝汤类方，宋臣采用了与《伤寒论》相同的做法，也是将桂类药物统一作桂枝，如桂枝加附子汤、桂枝二麻黄一汤等。仅有一处例外，即卷五下《惊痫第三》桂枝汤所用为“桂心”，方下宋臣注云“此方与伤寒篇中方相重”；进一步考察《卷九·伤寒方上》，其中的桂枝汤用药却记为“桂枝”，同样证实宋臣的通改存在漏改。

承前所论，宋及宋以前多以桂枝为方名，但是作为药名则少见^[22]。宋臣整理《伤寒论》时，为了保持桂枝汤类方的方名与配伍桂类药物形式上的一致，将桂类药物名称通改为桂枝；其后在校订《千金要方》时沿用此种做法，桂类药物在桂枝汤类方中皆作桂枝。基于新雕本桂心占桂类药物 88% 的现象，可知孙思邈原书或以桂心为主；加之北宋初年桂心已成为桂类药物的主流药名，所以宋臣整理《千金要方》时为了顺应当时的用药习惯，将桂类药物的名称通改为桂心（不包括桂枝汤类方）。无论是桂、桂心还是桂枝，在当时均是同一种药物，只是名称差异，由此可以看出，药物同源异名是校正医书局校改药名的基础^[3]。

（三）宋臣将椒通改为蜀椒

《神农本草经》无椒之名，有秦椒、蜀椒二名。《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分别对二者功效进行了补充说明。《嘉祐补注本草》记载，秦椒“能治恶风遍身，四肢痠痹，口齿浮肿摇动，主女人月闭不通，治产后恶血痢，多年痢，主生发，疗腹中冷痛”^{[11]301-302}；蜀椒“能治冷风顽头风，下泪，腰脚不遂，虚损留结，破血，下诸石水，能治嗽，主腹内冷而痛，除齿痛”^{[11]318-319}。《本草图经》分别记载了二者的产地。

新雕本椒、秦椒、蜀椒之名并见，表明唐代医家三名并用。据统计，在新雕本中，椒共出现 59 次、秦椒共出现 9 次、蜀椒共出现 74 次；在宋校本中，椒共出现 26 次、蜀椒共出现 240 次、秦椒共出现 20 次。两相对比，两版本椒、蜀椒的出现频次差异悬殊，宋校本中椒出现的频次明显下降，而蜀椒则显著

增多。进一步考察版本异文,发现新雕本中使用椒的 35 首方剂在宋校本中均作蜀椒。结合《凡例》“椒不判于秦、蜀”“今则检从本草,各以一二而详之”的说明,推测宋臣根据《本草图经》将《千金要方》中的椒通改为蜀椒。

初步分析其中的原因,当与各个历史时期对于椒、蜀椒、秦椒认识的变化有关。《神农本草经》根据生长地的不同,将“椒”区分为秦椒和蜀椒。其后《本草经集注》云:“秦椒今从西来,形似椒而大,色黄黑,味亦颇有椒气,或呼为大椒。蜀椒,出蜀郡北部,人家种之,皮肉厚,腹里白,气味浓。”《唐本草》记载“秦椒,树叶及子都似蜀椒,但味短实细,蓝田秦岭间大有”,两书皆提示蜀椒的应用较秦椒为早,且其品质更为优良。时至宋代,由于蜀椒亦有种植于秦地者,部分医家认为以往按照产地划分品种已不太合适^{[15]93}。《本草图经》明确提出“此椒(蜀椒)江淮及北土皆有之,茎实都相类,但不及蜀中者,皮肉厚,腹里白,气味浓烈耳”^{[12]375-376},认为蜀椒以道地产区蜀中所产的气味浓烈,质量最好。宋臣根据当时的本草学认识,在校订《千金要方》时,将原书“不判秦、蜀”之椒,通改为质量更好的蜀椒,反映了其对处方用药精准性和药材质量的追求。

进一步考察发现,两版本中多首方剂组成明言用蜀椒,而其煎服法、加减及方名则均简称椒。如宋校本“治久冷,或痢不痢,但患腰腹苦冷方:上新蜀椒三升,醋宿渍之,以曲三升,和椒一升,紧拌煮作粥……不过三升椒即愈”,新雕本同。又如椒艾丸,宋校本组成及制法分别为“蜀椒三百粒,熟艾一升,干姜三两,赤石脂二两,乌梅一百枚”“右五味,椒、姜、艾下筛,梅著一斗米下蒸,令饭熟,去核,纳姜、椒末,合捣三千杵,蜜和丸,如梧子”;考察新雕本,该方无椒艾丸之名,其组成及制法分别作“赤石脂二两,熟艾一升,干姜三两,蜀椒三百枚,乌梅二百枚”“右五味,下筛椒、姜、艾,梅著一斛米下蒸,令饭熟,纳姜、椒末,合捣三千杵,蜜丸”。据此推测,唐宋时期“椒”为“蜀椒”之省称。《凡例》中“椒不判于秦、蜀”的说法,显示出宋臣对于当时以椒代指蜀椒的通例缺乏清楚的了解,这可能与北宋校正医书局以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有关^[23]。

(四) 宋臣将茱萸通改为吴茱萸

《神农本草经》现代辑复本无茱萸之名,有吴茱萸^{[8]263}、山茱萸之称^{[8]273}。据杨金萍考证,汉及汉以前无吴茱萸之名,自晋唐以后出现吴地的道地药材,始将茱萸称为吴茱萸。唐代陈藏器称“茱萸南北总,入药以吴地者为好,所以有吴之名也”^{[24]791},这一点可以在汉唐古方的方名中得到印证,如新雕本中即有以茱萸名方者,如茱萸汤、茱萸丸、茱萸酒等;《本草图经》所收录的仲景茱萸汤,以吴茱萸为君药治疗呕而胸满者^{[12]368-369}。

在新雕本中,茱萸、吴茱萸之名并见,其方剂中使用茱萸 9 处。考察宋校本相应方剂,8 处作吴茱萸,1 处作食茱萸,当为宋臣所改。《本草经集注》指出“吴茱萸……此即今食茱萸”^{[9]263}。《嘉祐补注本草》记载食茱萸“功用与吴茱萸同……颗粒大,经久色黄黑,乃是食茱萸;颗粒紧小,经久色青绿,即是吴茱萸”^{[11]306-307},可知吴茱萸、食茱萸是同一种药物,进一步证实了宋臣将“茱萸”通改为“吴茱萸”。

综上所述,宋代之前多作“茱萸”。由于宋臣不明吴茱萸之名产生于晋唐之后,认为是“古文从简,则茱萸浑于山、吴”,为了避免药名简略易于混淆,遂将《千金要方》以及《伤寒论》《金匱要略》等书的“茱萸”通改为“吴茱萸”^[25],给后世临床用药带来一定困扰。

(五) 宋臣将枳壳通改为枳实

《凡例》指出“枳实、枳壳,后世曲生异端”,可见宋臣认为二者是同一种药物,不应区别使用。考《神农本草经》有枳实无枳壳,枳实用于“主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热结,止利。长肌肉,

利五脏，益气轻，生川泽”^{[8]269}。枳壳之称最早见于《雷公炮炙论》，文云：“凡使，勿使枳实，缘性、效不同。若使枳壳，取辛、苦、腥……凡用时，先去瓢，以麸炒过，待麸焦黑，遂出，用布拭上焦黑，然后单捣如粉用。”^{[26]35}可见其炮制方法及功效与枳实不同。《新修本草》明确提出枳壳有异于枳实，不宜混称混用。《嘉祐补注本草》分别收录枳实与枳壳，枳实“味苦、辛。解伤寒结胸。入陷胸汤用，主上气喘咳，肾内冷伤，阴痿而有气，加而用之”^{[11]300-301}，枳壳“味苦、辛。治遍身风疹，肌中如麻豆恶痒，主肠风痔疾，心腹结气，两胁胀虚，关膈拥塞”^{[11]300}。

考察两版本药名异文，新雕本中23首含枳壳方在宋校本中均作枳实。从功效来看，枳壳、枳实虽同为理气药，但各有侧重。枳实破气消积，化痰散痞；枳壳理气宽中，行滞消胀^{[27]258}。“治女人从小至大月经未尝来，颜色萎黄，气力衰少，饮食无味”的黄芩牡丹汤、“治血虚劳……脏虚不受谷，气逆不得食，补中理血”的干地黄丸和“治冷气，胁下往来冲胸膈，痛引胁背闷”的当归汤，当选用枳壳更为合适。

通考全书，宋校本未见使用枳壳的方剂，而且以“曲生异端”对区别二者的做法提出批评。新近研究发现，林亿作为宋校本的主校者，或出于个人臆见将全书中的“枳壳”统一改作“枳实”^[28]，是宋代校勘古籍“以意改字”的风气在医学领域中的体现^[29]。

三、宋臣校改药名的后世影响

上文以《备急千金要方·凡例》所涉药名为例，通过梳理分析两版本药名异文，发现宋臣对原书部分药名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校改，如将“术”通改为“白术”，“椒”通改为“蜀椒”，“茱萸”通改为“吴茱萸”，“桂”通改为“桂心”等，表明宋臣根据当时对本草学的认识，将《千金要方》中的药名进行了统一和规范，便于临床用药。较之新雕本，宋校本药名更加清晰明确，强化了该书的临床实用性。

然而，宋臣对部分药名的径改，如将“枳壳”径改作“枳实”、“术”通改为“白术”等显然与医理不符。其一，在药理学方面，宋臣为追求形式上的统一，将功效同中有异的类似药物名称简单机械地通改为当时的常用药名，不仅失去了辨证用药的精义，偏离了中医学理，而且对后世临床用药造成较大困扰；其二，在文献校勘方面，宋臣径改古代医书原文特别是对药名的通改，偏离了原著原貌，有违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造成文本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宋校医书的学术价值；其三，在中医药学术史方面，宋臣的做法对后世应用及相关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以往基于宋校本提出的某些医学史及孙思邈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观点，需要重新审视，有必要结合相关材料加以重考。

随着宋校医书的定型化，以及文本获取的便利性，宋代以后的医学更加侧重于知识创造而非保存古方原貌^[30]，学术风气的流变对此后药名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千金要方》上述5组药物而言，吴茱萸、蜀椒原只称茱萸、椒，因产地命名的吴茱萸、蜀椒乃宋臣校改以后才正式确立的。与之类似，宋臣整理《金匱要略》等书时，将汉唐时期治失眠方中的酸枣通改为酸枣仁，由此创立了以酸枣仁为代表性药物从心论治不寐的诊疗观^[31]。由于宋臣是直接径改药名，兼之未经宋人整理的医书极少流传，后人对此类现象知之甚少，导致后世医家面对古方用药与文献记载的割裂与抵牾，各自提出见解却莫衷一是。兼之南宋以后理学兴起，“法象药理”取类比象、因形求性之说理方式大行其道，遂使本草学知识愈加偏离经典原貌。

有学者指出，在北宋校正医书局的组织架构中，馆阁官员地位最高，知医儒臣次之，医官地位最低，仅限于“入局支应”等候解答医学难题^{[7]80-81}。宋臣特别强调以儒者身份整理医书^{[32]5}，自述以《素问》《九墟》《五鉴经》《千金翼》《崔氏纂要》等18部医籍及“诸家本草，前古脉书”作为校勘依据，“凡所派别，无不考理，互相质正，反覆稽参”^{[6]3}，可见其校勘重视“考理”，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对文献资料进行取舍，理校径改之处多见^[33]。结合儒臣主导校订医书的特殊性，其对原文的校改是否符合中医学

理,需结合具体内容进一步探究考证。

在本文的基础上,对《千金要方》药名进行跨版本、跨书籍的异文研究,对于本草及方书文献的正本清源、探求唐宋之际本草文献演变的轨迹与特点、有效使用宋校医书指导临床都具有重要作用。以此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宋臣校改中医古籍的思想理念及指导原则,也可为汉唐药物学史^[34]及中医学术史等相关史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金元以降的中医理论及本草学、方剂学应结合宋校医书异文进行研究,并参考唐及唐以前医学文献(如简帛医书、敦煌医药文献等)加以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 [1] 曾凤.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千金要方》方法新考[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37(5):964-967.
- [2] 曾凤.简论宋人对《千金要方》之校改[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18-20.
- [3] 张少乾,李楠,潘锋,等.《千金要方》新雕本、宋校本“桂”类药物异文探析[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39(10):2424-2428.
- [4] 王宁,张少乾,曾凤.《千金要方》宋校本、新雕本栝楼类药物异文考[J].环球中医药,2022,15(9):1565-1568.
- [5] 马继兴.《千金方》的版本及其保存的古本草著作[J].中医杂志,1983(5):73-77.
- [6]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 [7] 范家伟.北宋校正医书局新探:以国家与医学为中心[M].香港:中华书局,2014.
- [8] 马继兴.神农本草经辑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
- [9]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辑校本[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 [10] 苏敬.新修本草[M].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 [11] 掌禹锡.嘉祐本草辑复本[M].尚志钧,辑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
- [12] 苏颂.本草图经[M].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 [13] 王怀隐.太平圣惠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
- [14] 森立之.本草经考注[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 [15] 寇宗奭.本草衍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 [16] 张雨燕,周祖亮,陈晓红.“桂”类药物研究现状及展望[J].中医学报,2021,36(7):1457-1461.
- [17] 薛文轩,王雅平,沈澍农.桂类药物在敦煌医药文献中应用情况考察:兼补真柳诚先生《林亿等将张仲景医书的桂类药物名改为桂枝》一文[J].时珍国医国药,2016,27(6):1449-1452.
- [18] 曾凤,罗辉,董立业,等.宋臣改动《千金要方》桂类药物名考证[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35(11):732-734.
- [19] 真柳誠.中国11世紀以前の桂類藥物と藥名:林億らは仲景医書の桂類藥名を桂枝に統一した[J].藥史学雜誌,1995,30(2):96-115.
- [20] 宋立人.桂的考证[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2):73-75.
- [21]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上[M].陆拯,郑苏,傅睿,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 [22] 赵艺涵,屈会化,赵琰.宋以前《伤寒论》中“桂枝”名实考[J].环球中医药,2016,9(8):957-960.
- [23] 李文飞,薛旭升,王维,等.宋校医书引用文献方法评析[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24(8):81-83.
- [24] 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版[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3.
- [25] 杨金萍,李怀芝,冯诗瑶.《神农本草经》与宋本《伤寒论》茺萸类药考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1,27(3):484-487.
- [26] 雷敩.雷公炮炙论[M].张骥,补辑.施仲安,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 [27]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2020年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
- [28] 李家萱,李文飞,孟庆鸿,等.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将枳壳改作枳实的文献考证[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3(3):177-180.
- [29] 孙微,王新芳.论杜诗校勘史上的“以意改字”现象:以宋代杜诗校勘学为中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7(3):34-41.
- [30] 陈昊.在写本与印本之间的方书:宋代《千金方》的书籍史[J].中医药杂志,2013,24(1):69-85.
- [31] 孟庆鸿,李楠,王雪茜,等.宋臣将“疗不得眠”方酸枣改为酸枣仁的文献考证[J].中医学报,2023,38(1):222-226.
- [32]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
- [33] 张少乾,陈子杰,曾凤.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方法评析[J].中医药文化,2022,17(4):379-384.
- [34] 郭幼为.近二十年汉唐药物学史研究述评[J].中医药文化,2020,15(4):17-25.

(本文编辑 黄晓华)